

绿痕◎著

众神梦记

众神梦记之 ZHONGSHENZHONGJISHENG

女神转生

「少女奇幻大师」绿痕隆重献飨，
「新概念神话」名典。

桃花过渡口，山曾隐过，云曾飘过。
百年前后，月色如酒，
一去千里，沧桑如旧。过眼神种，终已成空，
只是前缘未尽，今生，只好再次相逢。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女神梦记之
绿痕◎著

女神转生

NVSHENZHUANSHENG

女神梦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神转生/绿痕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(众神梦记)

ISBN 7-5007-8013-3

I. 女... II. 绿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374 号

NV SHEN ZHUAN SHENG

(众神梦记)

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海飞

执行出版人:赵恒峰

主 编:珠 雅

责任编辑:汪露露

封面绘画:Nu.

责任校对:刘占生

特约编辑:苏 霞

装帧设计:花 雨

封面制作:彭 鹤

责任印务:李书森

社 址: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总 编 室:010-64035735

传 真: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广州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7

2006年9月第1版

2006年9月广州第2次印刷

字数:80千字

印数:6001-12000册

ISBN 7-5007-8013-3/I·747

定价:18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1

桃花过渡后，
山曾隐过，云曾飘过。
百年前后，月色如酒，
一去千里，沧桑如旧。
过眼种种，终已成空，
只是前缘未尽，
今生，只好再次相逢。



“我的人头值多少钱？”

夹杂着急促的喘息声，语气里饱含恐惧的问句，在空无一人的林中回荡。

早春初临，远处的山头还披覆着残雪，在这天方破晓时刻，林间草叶窸窣作响，快步奔跑中，迎面而来的新枝划破了聂向阳的面颊，弥漫在林中的白雾，令人一头栽进这林间后就难辨方向，放眼望去，仿佛四处皆可逃离这片

密林，又四处皆无路可出。两肩负伤，已在林间逃了一夜的他，在体力已耗尽，再也没有力气逃跑之时，一手按着受伤的肩头颓坐在地，并不时神色紧张地看着四下，当细微的足音又出现在他四周时，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循音看向再次朝他逼近索命的人。

“不多。”自雾中走出的段天都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刻意让他跑了一夜的目标。

休息了一会儿的聂向阳，在她走上前时，勉强地再次站起跑向林间，急着想逃离这片林子去求援的他，在身后的脚步声又跟上来时，边问边回头。

“是谁要你杀我的？”

“这可就多了。”她笑了笑，随手从一旁的叶片上沾来一点露珠，弹指将它射向一直在林中闪闪躲躲的男人。

尖锐的啸音划破林间，疾射而出的露珠准确地命中他的大腿，奔跑中的聂向阳顿时重重摔了一跤，当他再次抬起头时，始终像个影子般跟在他身后的天都，已无声地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你开个价——”他忙不迭地朝她抬起手掌，“我可出双倍的价钱！”

闻言她挑挑两眉，随后自腰际取出一颗小碎银，将它盛在掌心中递至他的面前。

“问题是，你只值这点。”

他不甘心地瞪大眼睛，“就这些？”太瞧不起人了，他就只值这些？好歹他爹也是迷陀域里地大势大、门下弟

子上百的一门之师，他这个被视为天骄的独生子，在她眼中却只值颗小小的碎银？

“因此就算你给我双倍的价，我照样赔本。”天都合上掌心收回那颗小碎银，小心地将她的报酬收妥后，以看猎物的眼神将他扫视一回。

“慢——慢着——”在她的目光变冷时，霎时他脸上的怒气消失无踪，一脸惶然地频往后退。

不想在他身上再耗时间，天都将两袖放开，过长的两袖随即垂曳至地，聂向阳看了那两段水袖，霍然明白追杀了他一整夜，将他身旁所有护卫都撂倒的这女人是谁。

“你——”他颤颤地指着她，“你是鬼伯国的——”

“算你运气不好，逼得那些人不得不找到我。”若不是他做得太狠，把人逼绝了，她才不会接下这桩吃力又不讨好的生意。

“哪些人？”冷汗流了一脸的他，两手撑按在地不断往后退，怎么也想不出到底是哪些人要他的命。

她索性让他死得明白点，“贵堡临近四周曾因你而受害的苦主们。”

“我不信，那些穷民居然请得动你——”他怔愕地张大了嘴，半晌，在他眼中随即闪过一片狼光，“无论多少钱我都出得起，只要你替我——”

“抱歉，但我就只要这么点钱。”她冷声打断他，并缓缓扬起一袖。

他凝聚所有的勇气向她大吼：“你若杀了我，我爹不

但不会放过你，更不会放过鬼伯国的段重楼！”

“这你就不需替我烦恼了。”她一脸有恃无恐，还轻声提醒他，“好了，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吗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。”她想了想，“在我数到十前，你若能逃离我的面前，我不杀你。”

“当真？”大喜过望的他，忙站起身问清楚这一线生机。

“不假。”她款款颌首。

立即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聂向阳，唯恐她会反悔，于是在她话落之后，立即拔足奔逃。

站在原地不动的天都，默默在心底数到十后，动作缓慢地举起双手，扬袖朝两旁一震，飞窜而出的水袖，当下将她左右凝结在草木上的露珠震得纷纷坠落，就在露珠坠地之前，她旋身朝聂向阳奔跑的方向扬袖奋力一击，受她所控的露珠，犹如疾射出的箭朝目标飞射而去，沿途中，颗颗露珠穿透树梢的嫩芽软枝，有的则钉打在林间树干上，当天都手上两段舞动的水袖垂下之时，远处亦传来倒地之声。

倒在草地上一身血湿的聂向阳，断断续续地喘着气，费力地抬头看着收拢好两袖走到面前的她。

“你怎么会——”他想不通地问，“你是——雨神的谁？”三道中，能够操控雨和水的，只有鬼伯国的雨神雨师，可她的身份分明就不是——



“雨神后补，王女段天都。”在他断气前，天都好心
地为他一解疑惑，又缓缓对他说，“你放心，你爹会来这
为你收尸的。”

间歇的喘息声愈来愈小，不久之后，清晨的林间再次
恢复了宁静，天都弯腰取走他腰间的令牌，在将那沾了血
的令牌收起时，她叹了口气。

若她没料错，只要这姓聂的已死的消息一传出，定会
有一箩筐的人前来找她报仇，她还得赶在这家伙的亲爹率
众去鬼伯国找段重楼算账前，再额外去解决另一批因这桩
生意而惹来的新仇家，可只要一想起那些住在聂堡附近，
东凑西凑半天，却只能拿出这一小颗碎银雇她杀人的佃农
们，他们那既无助又渴盼的目光，她就没法不接这桩既亏
本又会为她惹来麻烦的生意。

曾有人说过，迷陀域是个谁强谁就能吃人、谁有本事
谁就能生存的地域，武艺不济、或无法自保的话，那就最
好别留在这个地域，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法纪可言，而居
住在迷陀域里的人们，大都是自中土流放至此，与遭三道
各国逐出的罪犯，生生死死在这个地域里是家常便饭，同
时因无法可束，杀人与劫掠更是这儿的常事。

因此当那些整村里有一半村人都遭聂堡杀尽的佃农找
到她时，她头一个反应，就是劝他们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少
与那座人多势大的聂堡为敌，偏偏那些只想在迷陀域里生
根落脚的佃农，非但舍不得离开，还打定主意就是要守住
耕耘数十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家园，害得已经休息了一个

冬日没接生意的她，才一开春，就不得不主动替自己惹来麻烦。



天色已亮，远处的朝阳将璀璨的金光投映至林子里，满林翠色，绿意直沁人眼，缓步离开林间的她，在抬起手掌以遮住刺眼的日光时，猛然一阵不快的感觉袭上她的心头，令她不禁浑身寒毛直竖，这种曾经深刻体会过的感觉，使得她当下防备地握紧了两袖四下探看，然而在这片晨间的林子里，除了早起的鸟鸣声外，再无其他声响，亦无半抹人影，而那份令她感到不快的感觉，亦来得快也去得快，在她转身寻找后立即消失。

满脸惊讶的她，看着那份感觉消失的方向。

女娲——出现了？

她没记错的话，雨神雨师曾说过，这种会为她与雨师带来不快的异样感，只属于女娲，而距离她体会到这种几乎令人觉得战栗的感觉，是在她与雨师联袂在九原国举行祭神的那回。

生来即是神女后补的她，在雨师接下雨神之职后，当不成雨神的她，凭着高超的舞技与差了雨师一截的神力，成了神宫中的舞姬。多年来她总是在神宫中为女娲与地藏众神献舞，甚少与雨师一般出宫为地藏各国祭天，但那日负责筹办祭天大典的九原国二王子阿尔泰，派人将请帖送





至神宫时，在那帖上，添上了她的名字。

艳红得像是血日的夕阳下，九原国高耸的祭台上，主祭的雨师站在众神的神像前，合眼喃声祈祷，而她则在曲调听来有些哀怨的笛声中，迎着草原上的晚风翩翩起舞。

她还记得那日她跳的舞名叫飞天，伴着笛声，一双任她操控的红云水袖，衬着远处红光漫天的夕照，时而在风中纵飞而过，时而旋绕成一圈圈缤纷的涟漪，头一回在神宫外见她为众神而舞的九原国国人，哑然无言地站在台下，丝毫无法将双目离开她的身上片刻，就连受邀而来的段重楼与马秋堂，亦与九原国国王一般看得目不转睛，但就在人人都看向她的时候，她意外地发现，有三人的目光并不在她的身上。

一个是邀她前来，坐在九原国国王身畔的阿尔泰，他甚至连一曲都没看完就先行离席。另两个人，她则不认得也没见过，其中一个站在远处草原上背对着她的男子，身后一头醒目的白发，在风中不住地飘扬，她努力地想看清他的模样，却怎么也瞧不清，就在他回首时，她瞧见了在他那张与他身后那头白发不衬的年轻脸庞上，有着一双写满沧桑的眸子；而另一个同样也站在草原上的男子，则是背对着漫天红霞，身上背着个篓子，一身打扮得像是个小贩，在他转过身离去时，她隐隐约约看见了他头上似乎也有一绺白发。

当站在原上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天际时，一阵令她心绪大乱的不适感，顿时冲向她的脑际，她忍不住停

下舞蹈也抬头看向天际，就在她微眯着眼适应了刺眼的天光时，她在云间见着了一个身上长了翅膀的男子振翅飞过天际。

自瑶池飞来的谕鸟？

一段段杂乱无章的影像，突地窜进她的脑海，她瞪大了眼，怔怔地看着一张张她不熟识的面孔，疾光掠影般地自她眼前一闪而过，而后是大片泛着异香的花海，与一面面在沙尘中翻飞的军旗，争先恐后地挤入她的眼眶中，感觉身上所有力气一下子全被抽空的她，痛苦地跪在祭台上喘息，这时似乎也察觉到异样的雨师，飞快地自祭台前起身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，不确定地开口。

“女媧？”这种感觉是——神降临了？

雨师脱口而出的这两字，令台上的天都怔了怔，当雨师推开涌上前不明所以的神宫宫女们，四下寻找着这种感觉的来源时，天都转过头去，想再看看那两个夕阳下的陌生人影，但在原上已无那两人的踪影，而那种类似神临的感觉，也伴随着他们的离开一闪而逝。

“殿下？”

突然中断的祭天仪式，使不知发生何事的众人，在台上与台下乱成一团，当神宫的宫女扶起她时，她转头看向与她有相同感觉的雨师，不经意瞧见了雨师身后座上众神的雕像，顿时漫天盖地的黑暗朝她笼罩了下来，她只觉得自己像是一脚踩没了，以疾快的速度跌陷进无止境的深渊中，尖锐的啸音窜进她的耳里，她忙不迭地捧按住极度刺

痛得像是快裂掉的脑袋，在她因疼痛而忍不住叫出声时，她看见了心忧如焚的段重楼快步朝她奔来，并大声叫唤着她的名字，但接下来夺去她所有意识的痛楚，在段重楼揽住她时随即令她昏厥在他怀中。

至今她仍是不知在那日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但自那日起，她就常看见一些令她摸不清头绪的幻象，一些明明她不曾经历过，却再真实不过、像是属于她记忆的东西，同时也是自那日起，她这地藏的首席舞姬，再不为众神而舞。



风声呼啸而过，高站在山崖上的廉贞，一头醒目的白发在风中不断飘动，两眼迷茫，看似神志不清醒的他，一个劲地瞧着山崖底下好一会儿后，他朝崖边跨出一脚。

就在他准备往下扬身一纵时，冷不防地，有人自他身后以手指轻点着他的肩头，他才回头，就被来者一手拉离崖边，另一手用扁担重敲在头顶上。

“醒了吗？”手拿扁担的封诰，慢吞吞地蹲下身子，亮出五指在他面前摇晃。

脑袋被结结实实敲了一下的廉贞，挣扎着从地上站起，一双像是视而不见的眼瞳里，并没有封诰的存在，他一把推开封诰，执著地再次举起双脚迈向崖边，封诰忙不迭地使出全力拖住他的脚步，在拦不住他时，封诰再拿起

扁担加重力气再敲他一记。但这回却似乎不再管用，因眼神同样迷茫的廉贞依旧还是想往下跳，封诰没好气地撇撇嘴，扔下扁担东看看西看看过了一会儿后，干脆搬起地上的石头，狠狠往廉贞的头上一砸，决定先把这个执着到不行的男人砸晕再说。

闷钝一响后，在封诰扔掉手中的大石时，廉贞的身子亦朝后倒下，铆足全劲这才终于成功砸晕人的封诰，弯下腰拖着被砸昏的他离开山崖边，一脸无奈地边拖边向他抱怨。

“你就行行好，别每年都来一回成不成？”每年都想死，每年也都有新死法新花样，而且还百死不厌、不死不爽快，时间到了就自发地想自尽，这家伙不烦，他这负责救人的都快被烦死了。

将他拖至山崖远处的一棵大树下后，热出一身汗的封诰才坐下来想喘口气，被他砸晕的廉贞却在此时睁眼坐起，封诰慢条斯理地瞥他一眼，在见他还是那副梦游似的神情时，忍不住朝天翻了个白眼，而后赶在廉贞默不作声地拔出腰际的大刀，准备往自己的心窝用力捅下前，快速地抢过他手中的大刀，并用刀柄再敲他脑袋一下。

“已经三次了，你给我克制点！”将手中的大刀扔至远处，并顺道替他搜一下身，将他身上具有危险性的东西全都扔光了后，救人救得满腔怒火的封诰指着他的鼻尖对他警告。在他又想起身时，撩起两袖的封诰，火气旺旺地又揍他一拳。



目光始终飘浮不定，模样看起来似在神游天外天的廉贞，在封诰自竹篓里取出一瓶水打湿了汗巾，并将它盖在他的头顶时，终于回神地眨了眨双眼。浑然不知发生何事的他，在两眼能够看清眼前的东西时，他疑惑地皱着眉，一头雾水地看着就近在咫尺、脸上表情看来似乎很恼火的救命恩人。

“封诰？”他抚着作疼的脑际问，“你怎会在这儿？”都已经数月不见了，而他又刻意隐瞒行踪，这家伙是怎么找到他的？

“还能做什么？来救你呀。”封诰自鼻孔中用力喷出口气，“认识你这死性坚强的顽固老头子，算我倒了八辈子的霉！”

“我做了什么？”脑海里纷乱成一团的廉贞，只记得他上回清醒时，他原本还安分地待在他的宅子里，可醒来后就在这儿了。

“你这回想试试跳崖。”他凉凉地指向崖边，“比起你上回拿刀子把自己捅个十洞八洞，这回算我走运了。”上次他玩的花样，可把阿尔泰给忙得人仰马翻，被他气得五脏六腑都走了位的阿尔泰，事后还发狠撂下话说往后再也不救他了——啧，救人居然救到还得排队每年互轮？这种事说出去绝对不会有人信。

“反正我又不会死。”廉贞抬手摸了摸肿起来的头顶，而后深感多此一举的他取下头上的汗巾。

“是不会死，但会断手断脚！你想扮鬼出门吓人

吗？”封诰一手扳回他的脸庞，再将那条汗巾敷回原位，“要不是今年是我运气不好，让你碰到我，我才懒得理你！”

神志全部回笼的廉贞清醒了些后，他先是低头看着完整无缺的自己，再看向前方陌生的山崖，而后努力地回想着他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寻死的。

“还想再来一回吗？”封诰一手撑着下颌问。

面上表情恢复一贯冷然的廉贞，只是不语地看着远处的山崖。

“我说——”深怕死性不改的他又再来一次，封诰用力转过他的脸庞朝他大嚷，“你可不可以戒掉每年时间一到就想死的老毛病？你就体贴我们一下成不成？救人也是很累的。好吗？”

“我说过我不知自己在做什么，还有，你们每年干吗要这么白费工夫？”廉贞挥开他的手，脸上的神情半分感激也没有。

每回他都这么说，每回也都这么不知感恩——瞪着眼前这个每年时间一到就主动失忆的男人，封诰不禁再次在心底大叹交朋友前千万要睁大眼睛，因眼前就有个麻烦的典范，谁交了他谁倒霉，可偏偏又不能赖掉装作不认识！

“我要走了。”弯腰收拾好被封诰扔掉的东西后，他转头就想离开。

“慢着。”封诰忙拉住他，去背来自己的竹篓后跟在他的身旁，“我要进城，一道去吧。”



“我不想去。”早已习惯独来独往，也不喜欢到人们聚集的地方，只想回家的廉贞立即回拒。

“不想去也得去。”放心不下的封诰紧拉住他一绺白发，“反正这七日内你得待在我看得见的范围内，我若是没看紧你，万一在这七日过完前你又跑去玩那套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会。”他随口敷衍着。

“骗死人不偿命的老头子，你敢说你不会？你自己算算这十几年来我们总共救了你几回？你要是不会才有鬼！”有过太多教训的封诰在他耳畔拉大了嗓门，轰得他一耳嗡嗡作响。

“封诰——”廉贞掏掏耳，才想打发这缠人的家伙时，冷不防地被他那不怀好意的目光瞪得头皮发麻。

“还是说，你又想让我把你打晕整整七天？”冷冷咧笑的封诰，不客气地朝他扳了扳两掌，“相信我，我会非常乐意成全你的。”晕七天，省事七天，他也不需在这七天内救人救到又再一次忙翻天。

回想起前年封诰将他打得七天下不了床的往事，不想再体会那种惨烈经验的廉贞，一手抚着自己这颗迟早会被封诰打爆的脑袋瓜，再看向眼中全无讨价还价余地的封诰，过了许久，他不得不忍让地退一步。

“我跟你去就是了。”

可就在与封诰双双踏入这座位于地藏一带，属于迷陀域的小城后，廉贞很快就为此而感到后悔。

一头银丝长发，搭衬着一张年轻的脸庞，任人怎么看就怎么觉得古怪。大街上行走的人们，与街两旁各式摆摊的小贩，在廉贞一出现后，诧异与不解的目光，纷纷朝他集中投射而去，引人注目的他，只是呆着一张脸，一脸不痛快地陪着封诰朝市集中心走去。

封诰在他脸色愈来愈难看，也因此愈来愈吸引了更多好奇的目光时，没好气地伸手推他一把。

“甭摆着一张臭脸了，那些人不是在看你，他们是因我生得俊长得俏，所以通通在瞧我，行吗？”招招摇摇地逛街又怎样？反正又不会少块皮肉，他又何必总是那么介意？

“你的脸皮愈来愈厚了。”廉贞瞥他一眼，在注意到他身后背的竹篓后，有些纳闷地问，“你今日卖柴？”他记得这小子上上回是在靠近天宫的迷陀域里开馆为人看相，上回则看他在路边代人写信，而现在他又成了卖柴的？他怎么老是换工作换得乐此不疲？

“我对任何行业都有兴趣嘛。”封诰随口应着，接着突然凑近他的身旁，一脸神秘地朝他压低了音量，“喂，想不想听个消息？”

“不想。”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的廉贞，在四周盯着他瞧的人愈来愈多时，径自迈开长腿将封诰扔在身后。

“我找到她了，现在她就在迷陀域里。”封诰不疾不徐地在他身后劈下一记响雷。

当下在人群中紧急止步的廉贞，满面诧异地回首看向

